

刘跃进:大时代下的问学之路



学者刘跃进 受访者供图

2008年12月,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名为《似水流年》的专题片,其中1978年春节的第一个镜头给了刘跃进。配着一句旁白:“1978年的春节,京城有个叫刘跃进的人,在焦虑地等待着大学录取的通知。”

刘跃进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中的一员,一纸通知书决定着这个20岁少年未来的命运。两个月后,谜底揭晓,他被南开大学录取,由此开始了四十余年学术探索的生涯。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跃进的回忆性散文集《从师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时代浪潮中勤奋读书、不断从师问学的成长历程不仅是专属于他的个人记忆,亦是献给当代读书人的一本启示录。

日前,刘跃进接受了现代快报记者的专访。在他的讲述中,昔日求学问道的生命片段依然鲜活如初,因为一切都与他的文学梦有关,而他的文学梦是永远跃动着的。

现代快报+记者 王凡

1

“刘跃进,南开!”1978年2月,当刘跃进在公社知青办公室听见取信的人念出他名字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等他小心翼翼地接过通知书,反反复复看了几遍,才相信好事真的降临了。

那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北京地区语文考试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刘跃进展开试卷一下就兴奋起来,因为那的确是“战斗的一年”。

1977年初春,高中生刘跃进开始了在塘子公社插队的生活。他与农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望不到尽头的土地里劳作。特别是6月中下旬,要赶在雨季来临之前的十天内将小麦全部收割完毕,运到麦场上脱粒。凌晨两点出工,晚上八点收工,有时通宵干活。

刘跃进当初是怀着文学梦下乡的,他梦想成为一个作家。可是除了下乡头三个月还能够坚持趴在炕上写点文字,后来他几乎坚持不下去了,因为没有时间,只要有一点时间就想睡觉。就当文学梦想渐行渐远之时,高考恢复的消息传来。当他确定可以同等学力报名参加考试时,距离高考仅有2个月。刘跃进毫不犹豫地填报了中文系,“我觉得中文系是离文学最近的地方,高考把我的文学梦想重新点燃。”

需要多么“拼”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奋斗出成绩来?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几乎要到十点以后才开始复习,困了就衣而睡,凌晨三四点用凉水冲脸,继续复习……

1978年3月,带着录取通知书,刘跃进离开“广阔天地”,他说那是人生最幸福的时刻,甚至“张狂”地觉得自己可能是天下唯一的大学生。时过境迁后,刘跃进慨叹道:“文学梦如果没有生活的磨砺,这个梦想不会实现。”

踏入南开大学的校门,是“真正意义上学习生活”的开启。特殊的历史年代,在20岁以前,刘跃进没有读过什么书。上了大学,读书几乎是从零开始。而怀着作家梦进入大学的刘跃进很快就意识到,想当作家是因为

“无知者无畏”,当他觉察到自己知识浅薄且缺乏生活阅历,自然而然地,作家梦变为了学者梦。他心里很坚定,还是搞文学,不是80年代更多人选择的那些更挣钱或更“有用”的职业。

2

一开始,刘跃进想做现代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课从先秦文学读起,《诗经》《楚辞》,他不爱读,纯粹是应付。但很快,转机出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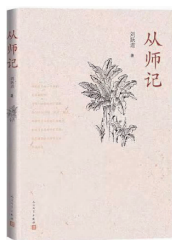
1979年4月,叶嘉莹先生回国讲学,南开77级、78级学生有幸成为第一批学生。“首先是叶先生的外表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她头发烫的蓬松的微波卷,个子又高,又苗条,穿着大喇叭裤,把我们震到了。”叶先生时年55岁,每周上课两次,她用绵柔的台湾腔讲《古诗十九首》,讲曹操的诗、陶渊明的诗,讲晚唐五代的词,把自己的人生体验融入到古诗词理解之中的授课方式,受到了同学们的热情追捧。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采访中,刘跃进情不自禁念出了这些叶先生在课堂上吟诵的诗句。那是他当年常常徘徊在月光之下吟诵的,沉醉其中,甚至感慨涕下。

令他难以忘怀的还有叶先生引用老师顾随的话“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境,过乐观之生活”来表明自己的治学理念和心境。刘跃进说,叶先生让他理解了文学的力量在于兴发感动,改变了他的学术选择从而影响了人生,让他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生生不息的追求。

但求学问道的路上总有挫折,因为偏科,刘跃进考南开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时落榜。他被分到清华大学的文史教研组,那是一段非常孤独和艰难的时期。他在图书馆里泡着,凡是跟古字沾边的书他都读。因为负责教研组的购置图书工作,他得以近水楼台先得“阅”。那些古书曾经过朱自清、吴晗、钱锺书等人的翻阅,传到刘跃进手中的时候,有特别的力量。

不同于本科阶段跟着老师阅读,这一次在肆无忌惮的阅读中,他开始



刘跃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哲学部主任、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评论》《中国文学年鉴》主编,兼任中华文学史科学学会会长、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著有《秦汉文学地理与文人分布》《秦汉文学编年史》《门阀士族与文学总集》《中古文学文献学》等专著,《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秦汉文学论丛》《文学史的张力》等论文集。

思考究竟应该怎样进入古代文学研究,开始琢磨那些成功的人怎么读书,所以他拼命地去寻找学界名师,拼命地去寻找所有关于读书治学的文章,慢慢地得出了一个结论:读书是有方法的。“那一段孤独的沉迷期一个最大的好处是,经过自己的摸索,我知道自己最缺的是什么。我发现一个基本规律,所有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人,不论搞哲学、历史、文学,你只要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必然经过一个古典文献学的训练。”

就这样,刘跃进找到了古典文献学。

3

1984年,刘跃进兴奋地获知杭州大学姜亮夫教授要招收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

姜亮夫先生学识渊博,是梁启超、王国维等大师的学生,他开了很多专业课,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等,还有很多其他课程,如《营造法式》《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甚至中国物理学史。姜教授是要让学生们明白“世间学问之大”,你想要做好古典文献学这一点学问,必须有广博的学术基础,你要知道你看到的只是冰山的一角,真正支撑你的是底下的冰山。“做学问‘工夫在诗外’,研究文学如果你永远死抱着文学,你不可能做出什么气象。这就是姜亮夫教授说的要有‘普照整个专业和中国全部文化史的能力’。”

当然,古典文献学不是刘跃进的终点,随着博士阶段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他逐步转向了综合性的理论思考,运用传统的考证方法整理中国文学史料,具体而微地梳理出中国文学思潮发展演变的线索。

50岁之后,刘跃进的学术道路再一次转变。他常常反思过去几十年的读书经历,发现以前读书往往贪多求全,看了《朱子语类》后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朱熹说‘泛观博取,不若熟读而精思’,人除了博览群书之外,最终还要读经典。在我的心目中经典有两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一类是传统经典。”

经典如何读?刘跃进列出了四种读书方法。一种读书方法叫开卷有得。譬如钱锺书《管锥编》论及的著作都是文史专业要读的基本典籍,旁征博引,《顾颉刚读书笔记》十七册也是这样的读书笔记;另外一种读书方法叫含而不露。譬如陈寅恪先生读书很多,往往深藏不露,所用的材料多寻常可见,讨论的问题也很具体,所得结论却有较大的辐射性,这是把书读活了,变成了自己的思想;还有一种读书方法叫探源求本。譬如陈垣的研究,强调对资料的史源学考订,原原本本,务求穷尽,《陈垣史源学杂文》对此有精到的论述。刘跃进最欣赏的是集成或袭式的读书方法。譬如严耕望的研究,通常从资料长编做起。《治史三书》浓缩了他的治学体会和经验。无论何种方法,成功学者的学术共性是“独创性”。

“学术本身追求孤独,其实就是独创,就是不能随波逐流。”“孤独孤往”这四个字可以用来概括刘跃进四十余年学术探索的生涯。他也永远记得傅璇琮先生教导他的话,学术有自己的规范,有自己的深度,有自己的尊严,不是人人都能做的。

想起当年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翻阅那些古书,图书馆的老师见他翻的浑身都是灰,就问:“小刘你也不呆不傻,你鼓捣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刘跃进当时也没什么话说,就说这些传统文化总得有人去读。几十年后,刘跃进重新给出了答案:“前代学者的背影,是我们后代学者仰望的星空。我们这一代学者应该让中国的学术链条不断,我们努力地延续前人的研究成果,然后传递给我们的学生。”

文学最大的生命力 是对人生的启迪

读品:如果给不爱阅读的人提具体的阅读建议,您会做怎样的推荐?

刘跃进:读书从来没有一个一贯的方法,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读书方法,必须得在广泛的阅读当中慢慢摸索到自己的读书方法。要广泛地读书,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这个前提下,如果对中国的文史、文化感兴趣,我推荐《诗经》《楚辞》《史记》、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红楼梦》等等这些经典的文学作品,因为这是中国的灵魂。我又想到叶先生,叶先生说“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如果一个人身为中国人,对中国久远传承下来的精神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我觉得有点枉为中国人。

读品:文学对您的人生来说,意味着什么?

刘跃进:萨特说了一句话,“对于饥饿的人来讲,文学有什么用?”文学本身是没用,文学的意义就在于无用之大。文学存在的最大的生命力,就是对人生的启迪。

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故事是席慕容在会上讲的。叶嘉莹先生回国之后,一心一意地想要寻根去,她是叶赫那拉氏的后代,她就跟席慕容两个人结伴寻根去了。到了吉林的一个庄稼地里头,那是个秋天,老人家那时候都80多岁了,还是坚持要去玉米地中间,那里有一个高台,是个遗址,河水还在,老人家自己就一个人健步登上了高台遗址。老人家面对着夕阳西下的太阳,秋天的庄稼一片金黄,老人家沉思良久,突然回过头来说了一句话,这不是那首诗吗?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她一下子就把3000年前的诗和她此时此刻对故土的思念连起来了。你说文学有什么价值?叶先生到今天快百岁老人了,还在给人讲诗,其实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就是人的灵魂、人的精神。

读品:您在书中写文学梦开始于1972年在北京读初中时张云彩老师对您的文学启蒙。怎么评价这持续了50年的文学梦?

刘跃进: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张云彩老师上课时的神情和模样,她对我文学的影响是终生的。真正的文学梦,其实到今天我还没有实现。因为我的文学梦不是文学研究,我是想当作家,是想写作。退而求其次,只好做研究。除了《从师记》以外,下面我想写一本书的题目叫《长城内外》,写中国中古时期北方的文学思潮。我可以把它写得跟现在所有的学术著作一样,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但这样的文章我总觉得面目可憎,无法表达我内心对历史的一种感觉,我要努力把我的学术研究变得让多数人有兴趣读,用文学的语言讲学术的故事,讲历史上的文学。这一块应该是我未来的方向。

大读家

读书人,写作者 与他们的思想现场